

DAGONGGLU

林少雄 著 海天出版社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讲述打工仔自己的故事 找出身边人熟悉的影子

打工路



DAGONGG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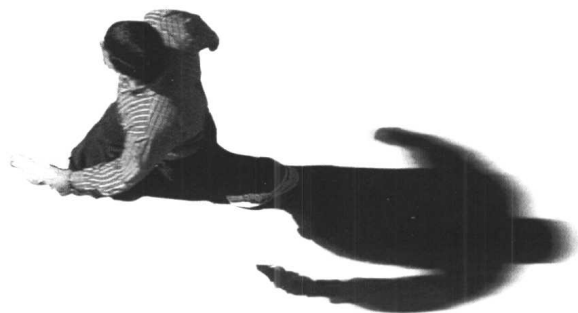
打

DAGONGLU

工

林少雄 著 海天出版社

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打工路 / 林少雄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3.4
ISBN 7-80654-857-2

I. 打… II. 林… III. 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587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张小娟 周鸣琦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陈 炯 责任校对: 张 玫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50 千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好几年前，我就想把这一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但却苦于笔端生涩，写了又停，停了又写，断断续续始终表达不出我要表达的内容，终于搁笔。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但那段令人心灵颤动的记忆，不仅没有被时间的洪流冲淡，反而不断地凝聚起来，形成一股无法抑制的情感。

在一个彻夜不眠的夜晚，那个郁积在我心底深处的情感倏忽间爆发出来……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在深圳特区打工的日子。脑海里那飘忽不定、零零碎碎的记忆顷刻间全部聚拢起来，一股不可遏抑的激情使我一跃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这篇文章。

出生在农村的我很小就向往着外面精彩的世界，却一直找不到出路！高考落选、当兵不成、招工无门……使我陷入渺茫无望的境地。为了走出那闭塞的乡村，寻觅一条通往外面的“出路”，我只身来到深圳打工。

《打工路》记录了我在深圳打工七年里的生活片段；讲述了我由流水线的搬运工到电子工程师的奋斗历程；叙述了一个个为了寻求出路而来到深圳打工的小人物的故事。

文中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只记录了打工世界里让人难以忘怀的生活。但愿这篇文字能唤起你对打工生活的亲切感受！

谨以此书献给和我一道出来打工的朋友们。

林少雄

2003年2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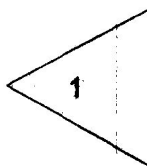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1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早晨，一股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降临在深圳特区的大地上。整个城市顿时失去往日的喧闹，最繁华的深南大道也显得有些冷清了。

此时，八卦岭工业区却有一番热闹的景象。八卦路的人行道上已经汇集着各式各样卖早餐的小摊档，如同一条喧闹的汇食街。街上高压煤油锅喷气的呼啸声；炸油条、炒米粉的油炸声；买卖的吵闹声……全部搅和在一起，就像洪水一般





喧嚣。顾客大都是赶早班的青年男女，他们很少能坐下来慢慢吞细嚼，大都用薄膜胶袋将买好的食物装起来，便匆匆赶路；有的竟无所顾忌地一边走一边吃。

我，一个农村青年正是在这个时候冒着严寒来到这里找工作。凛冽的北风吹得我不敢抬起头来，牙齿被冻得格格作响。我在小食摊上买了一碗热呼呼的豆浆和一条刚刚从油锅里捞上来的油条。吃了这热力十足的食物，才慢慢感到身体有点暖和。我凝望着匆匆上班的人们，心底里涌起了一股酸溜溜的羡慕——能够跟他们一样在这里工作那该有多好呀！

此刻，我无暇欣赏工业区的晨景，也不敢去痴想未来的梦，只专注着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招工广告。

招 工

本厂是港资企业，专门生产收录机、钟控收音机，因扩大生产需招收以下员工：

一、装配女工多名，要求未婚，年龄十八至二十五周岁，初中文化，广东户口、熟手者优先。

二、男修理工五名，要求未婚，年龄十八至三十周岁，高中文化，广东户口，有一年以上电子厂修理经验，懂粤语者优先。

本厂待遇优厚，粮期准，有意者请带齐有效证件亲临本厂面试。

虽然下面招工地址早已被人撕掉了，但我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想从广告里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太阳已经出来了，很温和地晒在我的头上。我呆呆地站



在贴广告的电线杆前面，眼前晃动着无数黑影。八卦路上来回奔跑的货柜车与不平路面碰撞的“咣眶”声，像铁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使我从眩晕中醒来。上班后的八卦工业区已恢复了平静，各种卖食品的摊档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路面上只留下斑斑的水迹，街面上除了来往的车辆很少有行人。寂寥的工业区给我一种孤独的感觉。我猛然意识到时候已经不早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这家招工的电子厂。

我沿着八卦一路，挨家逐户地寻找着招工的工厂。

“要不要招工？”我来到大华电视机厂装出笑脸诚惶诚恐地对着门卫问。

“不要！不要！”门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

我又来到南宝电子厂。虽然这里要招工，但是都要女的……

我找了一家又一家，寻了一户又一户。不是不招工，就是只招女工。我虽然有点沮丧，但并没有完全失望。我知道，只要有一家厂招我，就可以改变我做农民的命运！找啊……寻呀……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这家招修理工的工厂——美乐电子厂。

虽然只招五名修理工，但面试的人却排了有五六米长，显然是百里挑一。然而应聘者的脸上都洋溢着欢愉的笑容，都是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我也满怀信心地投入了面试的行列中……

大个子的主考官一本正经地翻看着我的报名表和证件。他的表情是高傲而冷漠的，好像对面的我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他的沉默给了我一种不安的感觉，我的心不停地怦怦直跳。

“你系唔系（是不是）来见修理工？”主考官用带官腔



的粤语明知故问地问我。

“是！是！是！”我激动地用普通话应答着。

“不会讲白话，又没进过电子厂，不符合我们的条件。”他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一边顺手将手中的证件甩还给我。

“能不能给我试一试？”我压低嗓门用哀求的语气问。

“唔达（不行）！试也枉然，我们要招收有一年电子厂修理经验的修理工。”他指着贴在墙壁上的招工广告冷冷地说。

“那……其他工种还有招工吗？”我还有点不甘心地再问。

“其他工种都要女的！”他极不耐烦地嚷道。

“太不公平了，深圳简直是女人的世界！现在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吗？怎么就不给男人机会……”我无可奈何地离去，一边走，一边内心愤懑地为自己抱不平。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游荡在寂寥的工业区。一股莫名的悲哀和苦恼涌上了心头，这种情绪犹如喝着陈醋一样，酸溜溜的……

一阵阵清冷的北风传来了悠扬婉转的歌声。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在四处漂泊……”这是著名歌手费翔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

优美的旋律，忧伤的曲调，感人的歌词犹如一支支利箭穿进我的心，使我怀念起故乡，思念起家人……

“孩子，找不到工就回家吧！”耳边响起父亲对我深沉的呼唤。



回家！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浑身直哆嗦。回家那是万万不能的。现在回去，以后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也就注定一辈子永远做农民了！

我出生在农村，并不怕当农民面朝泥土背朝天的辛苦，但我却深深知道“农民”这个伟大词语里包含着什么！说实话，我十几年来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能再像父辈一样一辈子与那几分干巴巴的泥土地打交道。也许是农村闭塞的环境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也许是城乡之间的差别刺激了我追求新生活的愿望，我从小就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然而，那根通往外面世界的独木桥，我始终挤不过去。高考落选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它几乎使我对生活失去信心。虽然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为农民致富开辟出广阔的空间，农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被禁锢在贫困的农村，可以到大城市另寻出路，但这对于我来说也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做建筑工我没有那么大的体力；招工、招干我又没有关系；参军当兵我始终越不过体检关。

我此次能够出来到深圳找工作完全是靠伟斌和荣辉同学的帮助。伟斌是我们揭阳一中补习班的班长。虽然他也同我一样高考落选了，但他并没有和我一样回农村，而是在县城找到了一份做煤球的苦工，一面做工，一面读电大。他经常来劝我去学习电子技术，他告诉我班上的钟荣辉只学了几个月电子技术，就考进了深圳伟达电子厂。我在伟斌的再三劝说、鼓励下，终于到“揭阳捷和工业中学”电子培训班学了两个月的收录机维修技术。

我“电训班”结业后，在伟斌的帮助下，终于踏上揭阳开往深圳的长途汽车。就这样，我提着父亲给我捆好的行



李，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和遐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我所热烈向往又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深圳特区。我知道，我已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虽然前面将会面对巨大的困难，但我已经做好战胜困难的思想准备……

到了深圳特区我很快便知道，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我原来所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首先是住宿问题，住旅馆根本不可能，我所有的盘缠还不够住上几晚。荣辉厂里的宿舍是不能留宿亲友的，这是他们的厂规！幸而荣辉的大哥正好在蛇口招商工程丰顺建筑队做泥水工。工棚虽然可以暂住，但是那里却经常查户口，清理“三无”人员。我每晚睡觉都是提心吊胆的，刚到特区的第二晚便碰到查房，要不是当时我跑得快，藏得隐蔽，早就被收容遣送了……可严重的问题不仅仅如此，现在已到了年关，大部分工厂都已停止招工，找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男工更难。虽然我是广东人，但我并不会讲粤语。我找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竟然连一次真正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如今荣辉大哥的建筑队已经搬走了……昨晚，荣辉由于留宿我，被厂里查房的保安罚了五十元钱。

不回家，我今晚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栖身了……

时值中午，八卦岭工业区又重新变得喧哗起来。工业大厦旁卖饭菜的食摊都被打饭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大厦边、小树下、草地上到处都是吃饭的人。有站着吃的、有蹲着吃的、有坐着吃的……整个八卦岭如同一个天然的大饭堂。我望着他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肚子里条件反射地在“咕咚咕咚”地作响。我很想去饱餐一顿，但那剩余不多的角票不允许我这样做。我的午餐，仍然是五角钱的两个馒头。



午后，八卦岭工业区又很快变得冷冷清清。我荡游在鳞次栉比高楼林立的工业区，疲惫地寻觅着渺茫的希望。孤寂的我如同跋涉在渺无人烟的沙漠，如同漂游在茫茫的大海，如同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路……

“啊！这里有招工。”突然的发现让我兴奋得叫出声音来，这种喜悦就好像在沙漠中的跋涉者望见了绿洲，在大海里漂游遇到了救命的方舟，在夜路中奔跑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我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其实，这次对我来说，才算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试。

我以前每次面试都是主考官看了一下报名表就完了。找工作近一个月来，虽然有几十次面试，但是连一次考试的机会都没有，真是不幸！这也不能完全怪主考官不给我机会，只怪自己不符合他们的招聘条件——没有工作经验！可这也不是我的错，世界上又有谁一开始工作就有经验的呢？我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我却是一名堂堂的高中毕业生，又受过专业培训，且学习成绩还很优秀。如果给我机会考试，我相信凭我的学识、技术一定可以考上修理工的。话又说回来，又有谁知道我没有工作经验呢？又有谁知道我以前的经历呢？在这里，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简历完全是靠自己写出来的。只要写得自圆其说，我相信主考也不会多加探究。就算主考官能识破，又能怎么样呢？最多是取消考试资格。我决定撒一次谎，冒一次没有风险的险，争取一次真正的面试的机会！如果考不上，也可以了却我一直渴望参加考试的心愿。于是，我在填写简历时，把近一个月来面试过的工厂随意写上几个，一共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果真，这个美丽的谎言，给了我这次真正面试的机会。



高个子的主考仔细地审阅着我的报名表，脸上露出了让我欣慰的微笑。显然他很满意我的条件：高中毕业、受过电子专业培训、有一年的电子厂修理经验，而且各科学习成绩都不错。

他放下我的简历，示意我坐下。我怯怯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屏住气静候他对我的技术考核。

“你以前做过什么修理位？”主考官用生硬的普通话问我。

“修过 KC、MC，还有 QC 等工位。”我用早已准备好的行内话沉着地应答。

他微微地点了点头，凝视着我。他似乎还想问些什么，然而终于没有说出，只是一门心思地沉默。他的沉默中藏着一股让人心悸的暗流，我心慌得很。莫非他看出破绽？又是沉默！

然而他什么都没说，终于给我递过一张早就准备好的考卷与一支蓝色圆珠笔，并用手示意我作答。

我很兴奋，终于挨过了这难熬的时刻。我迅速地摊开考卷，提起笔，专心致志地做起这份实实在在的试卷。考题并不难，都是一些基本的电子知识。最后的一道原理题：“AM 中频频率是多少？FM 呢？请讲一讲录音的基本原理。”算是有点深度，但我觉得并不难。为了找到工作，我几乎把收录机所有的原理背得滚瓜烂熟。

“AM 中频频率是 465KHZ，FM 中频频率是 10.7MHZ；录音的基本原理是：声、电、磁相互转换，即声音经话筒转换成微弱的电信号，再经放大器放大，途中还经过频率补



偿，放大后的电信号来到录音磁头转变成电磁，记录在磁带上。”我沉住气把最后的答案默默地写在答卷上。

主考官看着我答好的考卷，脸上流露出满意的表情。我望着主考官微微的笑脸，一种欢愉的情愫在我周身蔓延开来。我隐隐感觉到，这一关我通过了。

“跟我来。”果然主考官发出顺利的指示。

我尾随着主考官来到四楼生产车间，坐在他指定的一个摆着有修理工具的位置上。

“先看看这张线路图。”他一面说，一面给我递过一张图纸。

这是一张双卡收录机的线路图，线路虽然算是有点复杂，但我并不慌张，一接过图纸，我便不慌不忙地分析起来。我想，下一关就是考我分析线路吧！

我还没跑完信号流程，还没弄懂整机的工作原理，主考官便将一部双卡收录机放在我的台面，郑重地对我说：“半个钟头内把这部坏机搞掂（修好）！”

天啊！他竟然叫我现场修机。我霎时慌得头晕目眩，手足条件反射地抽搐着，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跳跃着，额角不停地渗出冰凉的汗水，心就像第一次踏进高考考场一样紧张。

说实话，刚才笔试的那些题目，算是运气了我，问及我熟悉的部分。其实，在培训班学习的电子知识也不过是些皮毛的理论，更没有修机实践可言。而现在就要面对这真枪实弹的实战，怎么办？退却只有失败，战斗才有可能胜利呀！既然已上了战场，还胆怯什么呢？即使坏机修不好，也可以当成一次免费的操作训练。我终于放下心中那块成败得失的石



头，从紧张的气氛中摆脱出来。我用从未有过的沉着开始冷静地分析起眼前这一部坏机……

我认真地摸索着线路原理图，很快便弄清了整机各部分的供电、信号流程、关键节点……从原理上分析，整机无声的原因一定出在后级公共通道部分。我小心地拆开坏机，对照着原理图，把这部零件密密麻麻的坏机板划分成几个小部分。然后插上电源，摆开万能表，利用节点电压法，逐级开路法按部就班地检查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临到钟点时，终于让我找到了坏机的原因——一粒电解电容短路。经我细心观察，发现这粒短路的电解电容它的两条腿的根部有一条极细的铜丝连接着。这显然是主考预设的故障。

“好吧！请跟我来。”主考对我说。

我站起来，忽然感到通体舒坦。我意识到，命运也许从此将改变了！

“什么时候上班？”主考斜睨着我问。

“明天！”我不假思索地说。

“那好，明天七点半准时返工（上班）！”

深圳特区终于接纳了我，我将永远记住这一难忘的日子——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终于进厂了，而且还是修理工！



我意识到，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当我提着那点寒酸行李踏进厂门口的一刹那，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里充满着庄严神圣的感情。

第一天上班是令人兴奋的。这里的工作环境比我预想的要好得多。整洁的全中央空调的生产车间；现代化流水作业的生产线；舒适的坐椅……这里的一切又激起我对未来的幻想：做了修理工，接着当技术员，然后升工程师……我平时憧憬着的美好前程仿佛就在眼前。

下班了，我们几个新来的员工如约来到寄存行李的厂门口集中。人事部白小姐分给我们每人一张员工宿舍入住纸。我紧紧地捏着这张令我心悸的纸片儿，鼻根子不禁一酸……

嘿！我一颗清亮的泪珠滴在手中的纸片儿上。今晚，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宿舍，不用再过那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借宿生活。

“收拾好行李，全部跟我来。”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对着我们喊。

他是我们的宿舍管理员，姓李。这是人事部白小姐告诉我们的。他瘦高个，灰白头发，矍铄的身体显得格外精神。他告诉我们宿舍离这里较远，他是专程来给我们带路的。他还特意叮咛说路上人多，车快，过马路要小心注意。他亲切和蔼的语气中透着父辈般的关爱，丝毫不带城里人那种贵有的傲气。我很是感动，找工作一个月来，还没有人用这种温厚的态度对待过我。

天暗下来了，天地间呈现出一片凝重的铅灰色。八卦路两边的路灯倏地全部亮开了。灯光放射出金色的光辉，把整个工业区都映得光灿灿。下班的人群就像刚放出笼的鸭子一样



欢快，飞奔在纵横交错的八卦路上。凛冽的北风吹得路旁边的小树沙沙作响。

我们穿行在这如潮的人海里，行了十多分钟便到了泥岗村口。村子里高低错落的楼房、瓦屋、铁皮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特区都市小村落的独特景致。村口铁皮搭成的肉菜市场、村道两侧的商店都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如同闹哄哄的集市。

我们的宿舍离村口还有五分钟的路程，坐落在村后的山坡上。宿舍四周是二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墙。大门也是由铁丝网做成的。门上还赫然挂着一块写着“谢绝探访”的牌子。门口站着一个穿着制服神情严肃的保安员。

宿舍主体由两栋双层的铁皮屋子构成。一栋向东，一座朝南。屋前是一块呈长方形的开阔的黄泥土地。东侧的几间矮小的土坯瓦房是公共厕所、洗澡间、食堂。宿舍南边的山脚下都是一栋栋由铁丝网或者是红砖墙围成的铁皮屋子。由于地势高，从这里放眼一望，罗湖区的高楼广厦尽收眼帘。

我们几个新来的员工都被安排在向东一座楼下 106 室。室内左右各搭着两溜六张上下铁架子床，共十二个床位。房间里除了中间一条一米来宽的直通道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公共空间了。屋顶中央的那盏昏暗的电灯泡大概只有十五瓦。地下虽然是水泥地板，但到处都是黄泥粉。一扇窗与门对开着，靠窗的墙壁还摆着几支正冒着白烟的水烟筒。屋子里几个坐在床沿的年轻的小伙子正津津有味地轮流抽吸着这水烟。整间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烟草气味。我一踏进屋里就被呛得喘不过气来，咳咳地咳嗽着。

我们几个人对这里的环境都觉得有点儿沮丧。特别是那个



高个子的客家人，他一踏进房间便骂道：“这个鬼地方！他妈的比工棚还他妈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好地方能轮得着我们打工仔？”戴眼镜的四眼仔也骂骂咧咧地说。

“算了吧！将就些，既来之，则安之。”胖子算是给他们打了个圆场。

虽然我对宿舍环境也有点儿失望，但是我并没有发牢骚。我知道，眼下能够弄到这个床位已经算是我的运气了。

我吃饱饭，铺好床铺，决定去洗澡，以冲刷掉一个月来找工的疲劳。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远处高楼广厦都闪烁出五彩缤纷的华灯，像多姿多彩的珊瑚，争光斗妍！那迷人的霓虹灯下，定然有着欢笑的人们。而眼前，白森森的铁皮屋子旁边，昏黄的灯光下，黑压压的青年男女正在水龙头前焦躁地等水。我望着缓慢移动的队列，可以断定水池的水压并不高。宿舍管理员说这里没有自来水，所有用水都是从山脚下的水井抽上来的。现在冬季天久没下雨，井里已抽不出多少水来，缺水是家常便饭。看来，我今晚洗澡都成问题……

还算幸运，到我这儿还能打满一桶水，排在我后面的，估计只能打到半桶。水池缺水，洗澡间的下水道却都堵塞，五六间洗澡房的地面都浸满着齐脚掌的污水。挂衣服的墙壁也脏得发黑，洗澡间里弥漫着一种不知名的怪味。几扇破烂不堪的木板门被北风一吹，发出令人战栗的“噗噗”声。

我呆呆地站立在洗澡间前，注视着这让人不寒而栗的冲凉房，摸着好几天没洗的头，终于提起水桶，踏进冲凉房，关上木门，脱下衣服，闭上双眼，冷水猛冲，一阵阵抽筋般